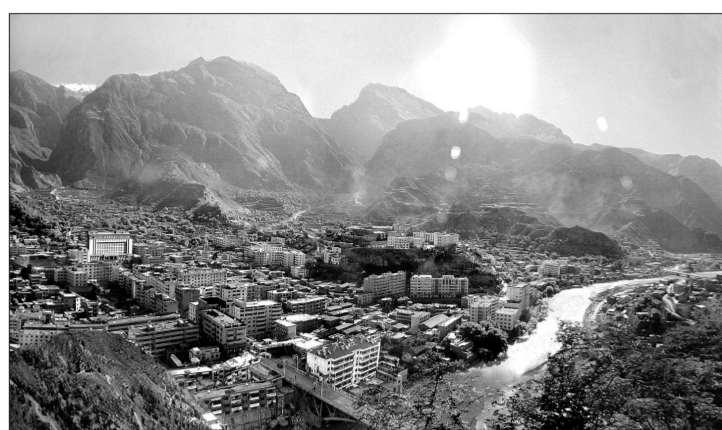


舟曲之痛 白龙江之殇

重建“陇上桃花源” 从现在开始

本报记者 卢毅然



灾难前的舟曲县城(新华社发)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有信心重建我们的美好家园！”8月15日，在举国哀悼舟曲遇难同胞的时候，舟曲县文化旅游局局长仇为民在电话里对记者这样说。

仇为民和舟曲县文化旅游局的职工参加了今天上午在舟曲救灾现场的悼念活动。据仇为民介绍，目前舟曲文化旅游局系统确认的遇难职工及家属人数为21人，文化设施、财物等各项损失初步统计达1200多万元，重建项目20多个，共需资金约4000万元。“被洪水淹没的龙江文化广场将在原地进行修复重建，其他文化设施、景点建筑的加固、维修、重建也将陆续展开。”仇为民认为，在交通、通讯复通，保证安全、加强生态修复的前提下，舟曲灾后的文化、旅游行业将很快得到恢复。

大江大河大山自有大美存焉。“藏乡江南，泉城舟曲”——舟曲县招商引资、发展旅游文化的

这句“主题广告词”，曾让人心驰神往。然而，这样的自然风光壮美、人文风情独具之地，往往是地质地质结构复杂、地质活动频繁、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大山大河大美的地貌遭重创，令人扼腕。从文化上看，舟曲“陇上桃花源”“藏乡江南”称号的由来由来已久，名不虚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各族人民在这里劳作生息，与自然相安无事，但随着人类活动特别是盲目发展、不合理开发的加剧，森林消亡、生态恶化、水土流失，大自然逐渐露出狰狞的一面。滑坡、泥石流，不过是地球岩石圈最表层微不足道的活动，根本谈不上大的地质构造运动，但因为人类的疏忽，却在往往造成毁灭性的生命灾难。从这个层面上回顾舟曲的人类开发史和自然生态变迁，令人深思、感慨。生态和文化的建设，应该成为舟曲灾后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

“藏乡江南”“不二扬州”“泉城”等美誉，但地质和生态环境的脆弱也使舟曲在此次灾难发生之前就早已背上了“中国四大滑坡泥石流高发区之一”“亚洲第一泄流坡”等包袱——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大小滑坡、泥石流灾害，形成长期难以治理的遍布舟曲的山体“伤痕”，使地质灾害的威胁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在舟曲人的头顶高悬。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紧邻四川(与四川九寨沟县仅一山之隔)的舟曲也是重灾区之一，地震造成的岩土层松动也被有关专家判断为此次泥石流爆发的原因之一。

从文化上看，舟曲“陇上桃花源”“藏乡江南”称号的由来由来已久，名不虚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各族人民在这里劳作生息，与自然相安无事，但随着人类活动特别是盲目发展、不合理开发的加剧，森林消亡、生态恶化、水土流失，大自然逐渐露出狰狞的一面。滑坡、泥石流，不过是地球岩石圈最表层微不足道的活动，根本谈不上大的地质构造运动，但因为人类的疏忽，却在往往造成毁灭性的生命灾难。从这个层面上回顾舟曲的人类开发史和自然生态变迁，令人深思、感慨。生态和文化的建设，应该成为舟曲灾后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

1935年，作为当时《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到西北做了一次考察旅行，并且撰写了《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范长江在书中描述了他所历南

坪(今四川九寨沟县)，途经西固(今舟曲县)的过程，称舟曲：万山环之，林木丛围，果品自足，民风淳朴，有九九九泉，犹如“世外桃源”。

舟曲在1955年由西固改为现名，“舟曲”在藏语中即为“龙江”(白龙江)之意，全县目前13.7万人口中，藏族占1/3，汉族占2/3。公元前3世纪以前，这里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羌族自生自长区，以林牧业为主。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间，虽被纳入中原汉、唐两朝统治区，但由于五代十国的分裂，实际上大多处于独立生存状态。公元7世纪至13世纪中，多为吐蕃王朝、萨迦王朝统治，藏族宗教、文化对这一区域影响较深。公元13世纪以后，中原和南方及四川等地的大量流民迁入，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习俗在民间传播，逐渐形成河川和县城周围以汉族为主、半山高山以藏族为主的格局。这种格局大致沿袭至今。

“世外桃源”也许是从范长江开始外来人对舟曲的印象评价，对舟曲本地世居的藏汉各族同胞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无论环境世事如何变迁，他们对这片土地始终痴情不改。泥石流造成的灾难虽然惨重，但只要拉架不倒，白龙江仍在，在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援下，“龙江”儿女心目中“香巴拉”的向往、对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定将激励他们努力同心，再造一个各族同胞安居乐业、规划合理、环境与生态和谐的“藏乡江南”。



8月15日，人们在舟曲泥石流灾害现场举行哀悼活动。(新华社发)

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的消息传来，原定8月8日在兰州开幕的第二届“中国生态文明(腊子口)论坛”临时改变会议日程和议程，舟曲的灾情成为与会专家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由中国生态学会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及甘肃省工信委、省旅游局等共同主办的本届论坛原定在兰州的议程后，8月10日至12日在甘南州合作市和迭部县进行考察，而迭部，正是舟曲的白龙江上游邻县。

现供职于甘肃省社科院的生态学者张正春正是“中国生态文明(腊子口)论坛”的策划人之一，这位于2005年第一个质疑“圆明园防渗膜”的环保人士，在当年曾引发争议，掀起轩然大波。在忙于论坛会务和关注舟曲灾情之余，近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白龙江几成“黄龙江”

记者：虽然遭受过质疑，但您说过，您对当年的“圆明园事件”和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作为甘肃人，您曾多次去过舟曲和白龙江流域，您对舟曲的灾情有何感受？

张正春：8月8日凌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这场突发灾难一时震惊全国，引起全球关注。现在，救灾工作正加紧展开，灾后重建迫在眉睫，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而“生态学问题”似乎被人们忽略了，这是值得注意的。任何新闻都有关键词，关键词中包含着关键信息。突然进入人们视野的“舟曲”浓缩了大量信息，面对眼花缭乱的种种画面，看到刻不容缓的救灾场面，人们来不及思考更加深入的问题，来不及做长远打算。那么，甘南“舟曲”这个“关键词”究竟如何解读呢？

“舟曲”是藏语“龙江”的意译，就是“白龙江”。白龙江在藏语中有非常神圣的内涵，就像“神山”“圣湖”一样神圣，在当地藏族人民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代受到格外的尊重，神圣不可侵犯，丝毫不能污染，不能亵渎，不能杀害江中生物，可见其生态地位非常重要。

“舟曲特大泥石流”被定义为“地质滑坡灾害”，归因于突发性的暴雨，直接原因是“山体松动”，也有“5·12”大地震的原因……表面来看，这样说是合理的，但是，问题真的如此简单吗？

记得2008年“5·12”大地震之后前往舟曲考察，看到灾后人们踊跃捐款，政府忙于灾后重建，我深受感动，但对于一些地方一些人盲目的建设和单纯的热情，我也深感担忧。因为舟曲的生态破坏非常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已经不适于进一步发展，如果大规模投资推动“灾后重建”，对于这个城市只能是更加深重的灾难，积重难返，后果会更加严重。当时我的朋友捐款10万元支持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希望通过专家研究，论证舟曲县城“整体搬迁”的可行性，并且积极向有关领导建议。但是，迫切的“灾后重建”和人们的捐助热情使我们的建议显得“不合时宜”，无奈中，我们只好放弃努力。

舟曲的白龙江和九寨沟只有一山之隔，江水曾经和九寨沟的水一样湛蓝、清澈见底，但白龙江流域的资源几十年来承受了一轮又一轮的过度开发，森林砍伐差不多了，又开发水电，开山修路，挖沙、淘金……白龙江流域的生态已不堪重负，白龙江也大有变成“黄龙江”之势。

舟曲的问题不是孤立的

记者：您和您的朋友，以及甘

灾难发生时，甘南正要举办『中国生态文明论坛』…… 抢救舟曲和白龙江流域生态刻不容缓

本报记者 卢毅然 采访嘉宾 张正春

南的有识之士为抢救白龙江流域的生态积极奔走。这次“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即将在甘南举行之时，灾难在舟曲发生了……这样的“巧合”令人痛心，您对此有何评说？

张正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2010年初，我给白龙江上游的迭部县委书记赵凌云建议制定《白龙江腊子口水利风景区规划》，希望通过专家多次考察保护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和法律法规保障，并进一步引起国家水利部的重视(申请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把“迭部段白龙江”(紧接舟曲白龙江上游)的生态环保问题纳入到国家保护渠道，这也是我对“舟曲问题”提出的一个补救办法。为此，我陪同有关专家多次考察迭部白龙江流域，并向水利部国家水利风景区管理处建议，尽快审查和完善《白龙江腊子口水利风景区规划》，确保申报“白龙江腊子口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早日成功，并对白龙江上游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防洪防汛进行早安排。水利部方面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先后派遣3批专家前往白龙江考察，并决定在今年8月7日兰州会议评审《白龙江腊子口水利风景区规划》。

张正春，中国生态学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植物学会副理事长，现就职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2005年，在“圆明园事件”中成为“质疑圆明园防渗工程第一人”。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张正春拍摄的舟曲县城。

曾经的宁静——舟曲文化掠影

本报记者 焦雯

舟曲，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白龙江上游，东邻武都，西连迭部，南面与文县及四川九寨沟县接壤，北面与宕昌县相连，总面积3010平方公里。

一袭碧波的白龙江，从悬崖夹峙的西倾山奔涌而来，从此，那个藏语名为“龙江”的舟曲，就腾飞在锦绣中华的几何中心。到过这里的人称赞它像小江南，似桃花源，如香巴拉，使人流连忘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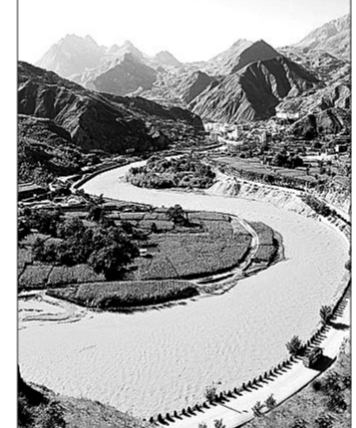
舟曲至今仍保留着它古老而神奇的意蕴。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新石器仰韶文化的文物——彩陶三连罐，被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为一级文物。山后拱坝河流域出土的丈地均粮碑是甘肃省内明代土地管理和改革的重要文物，存放于城郊的二郎山公园。西汉时著名的将军李广曾率兵路过这里。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姜维在武坪、大峪坪养兵蓄锐，这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国名胜——沓中的所在地。立节乡华年城晋晋时是宕昌王国的所在地，一度曾

为一位女王执政管理，古城址、烽火台依稀可辨，是甘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宋代时的县令张俊臣修筑了县城的四周城墙，建立了现在舟曲县城的基础。至今，县城西北的坪定乡仍能见到先秦时期的古城墙。舟曲西大门——巴藏乡的民居大多是石头砌成的整齐碉楼，保留着古羌族建筑的遗风。九十九眼泉、二十四个亮晃晃、达玛姑娘、格萨尔东征的传说家喻户晓，让这里充满了诗情画意。

藏传佛教在此曾留下过许多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遗迹。坐落在黑峪村的扎西伦布寺，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曾敕封黄顿珠嘉措为僧纲土司。寺院既有格鲁派的经堂，也有古老苯教的大殿，有格萨尔王的传说，有多样性的民歌和民俗，是一个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位于立节乡境内的占单寺院，初建于唐朝，明、清时进行过维修和扩建，是白龙江沿岸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寺院。寺藏经卷丰富，唐

卡基多，彩绘古朴。舟曲境内其他较为有名的寺院还有武坪寺、八楞寺、曲瓦寺等，它们均建于清朝康熙、乾隆年间，规模小于。这些藏传佛教寺院在历史上曾积极传授文化知识、传承建筑风格、团结安定民众、保存地方史料，至今也还在广泛深入地影响着周围民众的生活。

远近闻名的民间习俗，为这方恬静的土地营造了千年不散的欢乐——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这里时常举办松棚楹联灯会，满街满巷的对联形成壮丽辉煌的人文景观，灯廊对联、书法、纸艺、绘画为一体，具有翰墨精神和东方神韵，使舟曲拥有“不二扬州”之雅称。博峪藏乡千年来流传着达玛姑娘降吉祥的动人传说，这里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要举办采花节，姑娘小伙盛装上山采花对歌，以歌舞美酒纪念达玛姑娘织锦带、传技艺的善良贤朝。巴藏乡五月初五则盛行朝水节，后青山村的悬崖上飞泻而下的一股瀑布前，来自舟曲、迭部、



白龙江水 张宝明 摄

岷县的各族群众齐集一地，淋水沐浴，挥鞭喊号，意在祈福纳祥，彰显着人与自然的美妙和谐。

舟曲还极富人文活力——这里活跃着一大批文学、楹联、书法和艺术爱好者，出版过《第九十九眼泉》、《达玛花》、《龙江人家》、《爱在泉城》等一大批文化图书和影视作品，曾编排出大型民族民间民俗歌舞乐《梦幻拉尕》。

然而，昔日的恬静悠远，比如今日舟曲县城的满目疮痍，舟曲之殇，又一次让我们蒙受切肤之痛。哀哉舟曲！痛哉舟曲！

舟曲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8月15日，举国上下为舟曲之殇哀悼的一天，我们再度拨通了舟曲县文化馆馆长张宝明的电话。几度占线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疲惫的声音。这位曾非常热爱摄影的文化馆长，在灾难发生之后一度不愿再去拍照。“泥石流发生的那天晚上，我和同事正在兰州出差，起初接到电话时我还不相信，后来查证才知道是真的。”张宝明说他们当即决定立刻赶回舟曲，由于听说灾情严重，又一度和家人中断联系，他带去的司机甚至晕倒无法开车，他们还是从兰州当地雇了司机，才连夜赶回了舟曲。

果然，1/3的县城都泡在了水中，好在文化馆地势较高，未受到泥石流冲击。而单位的同事除有一人罹难外，其余人情况安好，这让张宝明悬着的心放下了。如今，他正忙着安置无处可去的文化馆员工及家属，“天越来越凉了，不能看着他们在馆里打地铺，没被子盖啊！”张宝明说州里已经答应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馆藏文物暂时没有损失，但是各处的文物遗址受损严重，旅游这些就更让人痛心了。”张宝明担心，曾经“陇上小江南”的称号，在灾难后怕是要离舟曲远去了。但在开会时，听说州里要在3个月之内恢复县城原样，他又觉得燃起了一些重生的希望。

眼下，交通虽然还未彻底贯通，但县城里已经能够买到新鲜蔬菜了，大家在安置点的生活亦逐渐步入正轨，张宝明说，有这么多人关注和关心，他们感动而知足，因此，舟曲人对于未来“还是有信心”。

(焦雯)



舟曲县拉尕山上的歌舞表演 张正春 摄



昔日舟曲县城龙龙江文化广场夜景 张宝明 摄